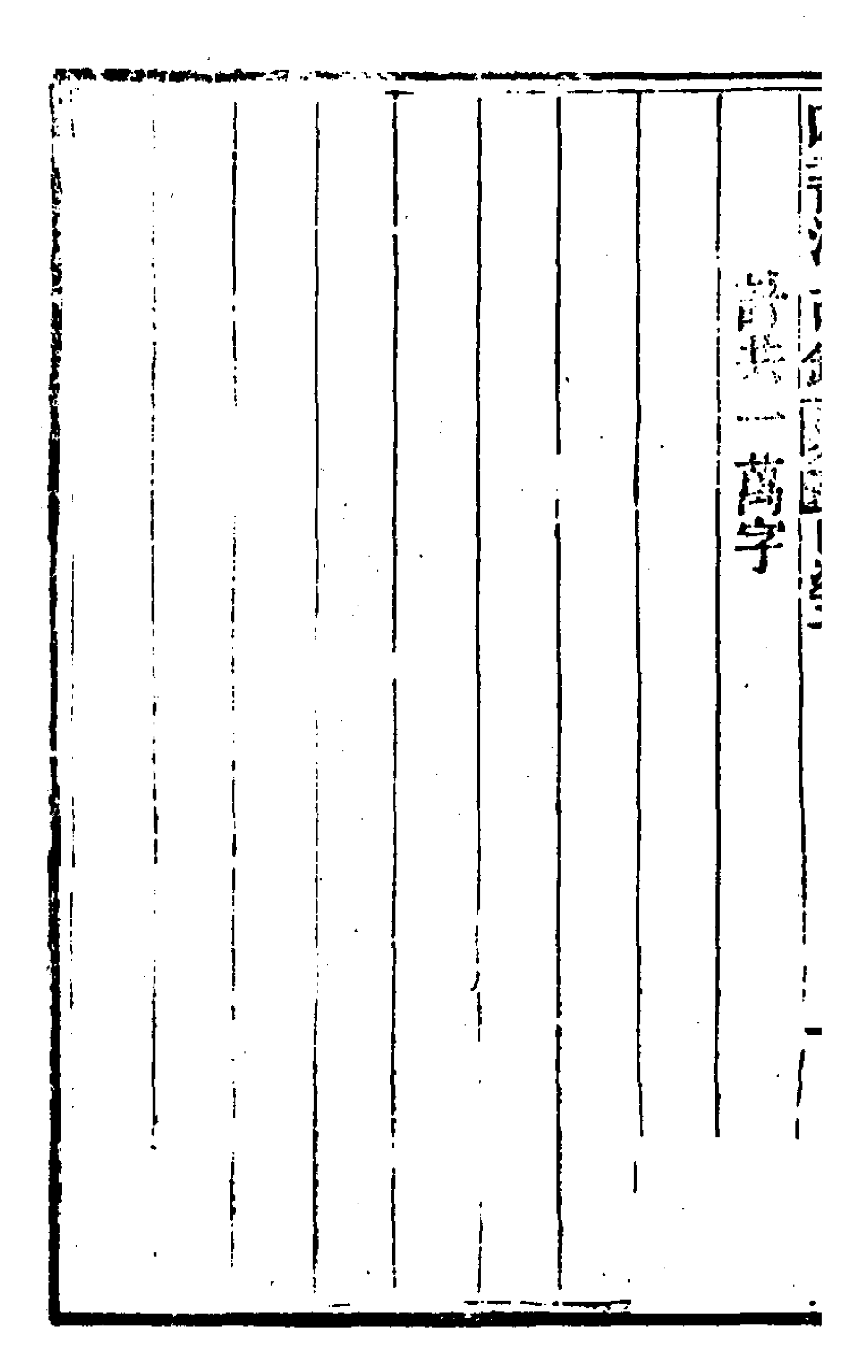
四書溫故錄

四書溫故錄目次五

趙佑學

論語五



[illegible]共一萬字

憲問恥

舊連下二節爲章蓋一時問答之言其以恥專屬邦無道不如今註較切情要之兩句只平說自合

危行言孫

孫氏曰行以持身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世自有當孫之時言孫正所以善用其危行也新法之行程明道謂吾黨激成之過正病在不能孫耳案此足補註未至中庸其然足以容然則有當孫時且有當孫時矣夫言豈一端而已

禹稷躬稼

似當以上然字屬句首讀之相仍俱以然屬上由前有不得其死然耳不知彼乃未然虛擬之詞故着然字此道古實尊絕不同也禹稷並言躬稼意主稷而禹併說蓋以稷之不及身有天下而終有天下比也今夫子且有萬世之天下矣

勞誨

愛勞當兼子弟言忠誨當兼君友言註舉大耳然亦須受其勞誨者知體愛與忠之苦心

爲命

國人皆鄰才。故向來專以鄰立論竊謂室聚爲命恐是言爲命之道當如此。而鄰之善自見也。求其盡必因所居爲氏。如東門襄仲北宮文子者。傳記屢載子產論或惜其無考。案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注成子子產。論也。并錄以補遺。

子西

鄭公孫夏。非負重至要。足與子產管仲並衡。馬注自不足據。故集證從或說。但以僭王罪子西。此令尹子

夊之所不能革者。然子猶許其忠。況子西時而獨惡之哉。其見殺于白公。乃爲仁義而無術者。事在孔子卒後。亦非所及。其唯沮昭王一事乎。聖人之言自爲天下公是非。非爲私喜怒。或正以其關巳。姑置之。

奪伯氏。

注孔曰。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以其當理也。直言仲奪。不添入桓公。似可緊接人也下。語氣更直捷。蓋亦仲告桓使奪之。或以歸公。或以與人。非爲私巳。故曰當理。其亦如諸葛武侯之于李嚴者耶。若

荀子之言書祗當是又一事.

孟公綽

當時世卿積橫.皆有化家爲國之謀.士多奔走其門相傾軋.貪冒無等.趙魏爲最.而小國困敝日甚.臣竊才如子產者.以維持之.不可得.聖人慨焉.故借孟公綽立論.意不在褒貶公綽.明陳子龍文可爲此章正義.若就公綽論.則廉靜寡欲.正大夫之良.有何不可.即爲小國.亦非專尚才而不必廉靜寡欲也.

公綽之不欲.與無欲.爲仁者遂不欲.猶云不貪.大註

依舊只言廉是也。又載程子曰公綽仁也。不必從。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以此曰為子路自賢之言。固背以何必然為聖人降格之論亦非也。蓋此正因子路質所已能使自循其所不足。然字尚對上知廉勇藝言。上言四者兼備。又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但人之材質不齊。何能一一取必。但在各隨其性之所近而進之。故又告以如此。其不可不文之以禮樂自一也。不再言禮樂者蒙上省文。取易知也。豈謂不必禮樂乎。

雖曰不要君

武仲犯門斬關而入不知其有可盟之罪武仲亦不自知以孟椒言而定其以防求後曰致不避邑明是要詞人豈不知之蓋第謂其要季氏耳政由季氏故也此則孟椒亦未深見及者自聖人言而始定非但臧氏無逃于千古且使季氏聞之庶亦愀然于柄可竊而名不可假乎

九合

定依集註從左傳展喜言桓公是以糾合諸侯九卽

糾字之爲正桓之合諸侯初不止于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說既互岐數又不備諸家徒以意去取以當九合之文總不如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足爲不以兵車如其仁正證范甯注亦詳孟子于春秋說其之不多贅

匹夫匹婦之爲諒

此雖不言召忽明指召忽蓋其過張伯功反抑死節乎

非也蓋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仲忽本皆齊臣仲不能致命仲于糾卒能盡心于齊濟得天下事則以不死爲重忽不能保糾于生計唯從糾于死了得一身事則以一死爲重也若云者明其當別論不必強同也然則忽亦自量其才不能爲仲乎潸潸有詞即召忽死處地名左傳屢言句瀆之邱穀文瀆音豆

大夫僎

大夫僎于左傳無表見蓋闕遺多矣經特書之必有克稱爲大夫者文子所與升必非急功近名一流夫

子所謂文亦非徒以能錫民爵位也

不敢不告

而言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是時已不爲大夫也告公又告三子卒以不可而止則聖人之分盡矣而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語甚奇特若以子之告爲迂不可而止之爲無勇也者夫人臣擅行專閫尚不容以矯制爲功况將擁私甲輕舉義旗傚楚莊之入陳若趙盾之討宋無論孔子萬萬無此力有之豈應建此

試使君受而啟封驗可乎不知胡氏何據言之朱子又何取錄之當削此一行

上達下達

達乃好字面如何下亦言之小人初不知其下也而未嘗不自以爲達也

爲巳爲人

注孔曰爲巳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疏引范甯曰爲人者馮譽以顯物爲巳者因心以會道也俱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嘗謂過猶不及君子動不過則豈有過行之理正義曰此章勉人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解本明直不知今道奚以不取考皇侃疏本經文乃之字非而未有也字

抑亦先覺者

固是對專事猜疑以逆億為覺者言亦兼過于渾厚不逆億而實不能覺者言抑亦二字明有轉折大疑內外俱宜合參彼謂三句只作一句勿斷者謬也

微生畝

門各面讓覵沮溺者流迥異。將方倘佞獨斥佞夫子之答甚謹。蓋執友有道之倫欲固也。亦非反脣相稽。

子服景伯

子服何自疑。聖門一衛覵其兩次以告禦侮之志深矣。惜後代少表章之。夫子固有惑志。當依舊六字斷句。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子路以道事季必有信而見疑之處。故小人得行其愬。言此以見季之失。下十二字連文。則自言其力未足正季而猶能討竄以伸己之憤。古今人表列孔門弟子第四等有公伯寮。五等子服景伯。曝書亭集並載之。

作者七人矣

舊與上爲一章。七人謂沮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接輿。疏載王弼以爲逸民伯夷叔齊諸人、于數皆合遠勝鄭康成但既未能確定。自不如闕疑。作爲也。今解如見幾而作之作。其非作述之作則易明也

石門

子路宿於石門或以爲卽春秋隱三年齊鄭會盟處殆非。四書釋地。據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者近之。然亦未爲的攷又稍論語

注云魯城外門。諸郭門也。則康成注見後漢書蔡邕傳注中矣。今曲阜東北。經泗水距費縣西南八十里有石門山。縣志相仍以爲子路宿處。山下傳爲古武城地。即閻氏據以斷曾子居武城者。巖險。宜有關隘。以稽出入。子路蓋從魯城出。經此暫宿。次日夙興。門者訝其狀詰之。而荅以自孔氏。氏家也。以孔氏爲魯城中著姓。易知也。閻氏說亦好。然以爲自外歸魯。不及進城而宿。則孔氏乃家城中。不得言自矣。

疑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此非譏詞正知孔氏之深一語道盡栖皇苦心是儀封人一流荷蕢楚狂沮溺亦皆聖人知己至丈人又遠矣嘗時所遇亦多經獨記此七人有以夫

斯已而已矣深則厲

舊讀斯已之已與上莫己之己同故曰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解未明洽而讀自可存舊當云既莫己知即當安其在己何必汲汲於世乎而已矣三字于勸止意自明故下引詩喻也深則厲二句譏多以兩則字平對謂深淺各有所宜則是無不可涉

之水也于勵止奚取焉蓋詩之意本承上濟有深涉言深之不可涉唯淺乃可涉深則厲淺則可揭衣過耳厲病也害也危也爾雅分別以衣涉水曰厲又云由帶以上為厲和衣入水深至帶上得不為厲乎而自毛鄭杜孔相仍俱失體會因詩而及論語于書于詩說正之而或疑其㧞然玩包曰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亦似以隨世必濟言孔子之不顧其厲者故下言不可而邪疏誤解遂到今若集註自活動不奈俗講全死煞也

果哉末之難矣

可作三句讀各二字先歎荷蕢之果繼因慨已之難末之即後末之也已者言我今亦無可之誠知濟之難矣即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而感動深矣

是爲賊

上四字斷句三字另讀是字即指夷俟責其失教以倣惰貽後生

在陳絶糧

皆以此與上節分章又截明日遂行于此章之首設不待言孔注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疏云云者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然以質之世家全不合世家乃是孔子在陳蔡之閒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與謀而圍于野不得行乃有絶糧事其前後在陳俱有吳伐陳之文並無陳亂遂乏食之文而閒陳遂行亦衛靈之末年在絶糧事前却在去衛如曹過

宋臣等事後未知孰是今則第得從史記爲正

子路慍見

焦氏曰慍非私慍爲孔子而慍天生聖人不用則亦已矣何困阨至此似非理之所有故以爲問然即此便不能與聖心合一不能與天心合一便是德不足處故曰知德者鮮矣

夫何爲哉

上是總括此乃反覆推詳更從無爲中欲求其何者可指爲有爲之迹而不得也勿作過

不見其有爲之迹一語正解此四字意

志士仁人

無字死看言必無也有字活看言有時也

鄭聲

言聲自當以其聲非以其詩鄭衛並稱獨不言衛必其聲尙不至如鄭故樂記子夏論四溺音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祭祀勿用然獨言鄭音好濫淫志可見也當時列國多求聲樂于鄭鄭且以樂師爲宂賂之物則其聲擅天下必廣有新詞麗曲隨時演播而國風

所錄。不越春秋初數篇。知其必非爲淫人傳。東萊至論自足千古。彼王柏何人。乃敢作孽聖經中。

知柳下惠之賢

此舉一柳下。以蔽不仁之惡。文仲與惠皆公族重望。尤易與立。而如此。則其下之爲所沮抑可勝計哉。蓋之之理在此。故直窮諸盜。比于譏不知。特深文仲殁而其言立。比諸武仲之及身敗壞者。斯世亦最深堅人所爲惡亂德而不惜厥斥言之。

不曰如之何

舊讀五字斷句。下別言禍難已成。作先後反正解之
雖異今註。致亦佳。蓋謂初時不早商量。奈何。及事已
到。奈何地位。纔商量。則已莫可商量也。

好行小慧

專恃乎好行小慧。言不及義。惡之顯成乎習者也。啓
父師稍得閒而正之。好行小慧。惡之隱中乎私者也。
則或見而恕之。彼其資本聰明。力方富強。正足以沈
酣聖籍。服習講貫。為持身涉世正經。乃偏不知篤好
而旁獵衆流。無謂之事。未嘗無可喜之時。老成人不

逮之處以爲其慧也。不知其已小也。好之不可強也。不知其不足與有行也。與日之大愚皆前日之小慧爲之。豈不難哉。而聖人特爲先揭其端于羣居終日技倆所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其所與居何等羣也。故君子莫先乎擇羣。後生省諸父兄省諸。

君子求諸已

求有二訓。干也。責也。此章之求。若從于義。則下句令上句離矣。大註言反求。是從責義。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以其責已也亟以周其責人也惟以約小人反是蓋此章君子小人所包者廣與古之學者二句平論學不同彼言爲此言求又不同

君子矜而不爭

黨必不可有爭則有不可不爭時君子雖爭而非若小人之爭所謂無所爭也蓋只是矜羣二字認得清持得定矜而未嘗不羣不爭而仍不黨亦互相備

其恕乎

無忠做恕不出却添不入忠字蓋言恕而忠存也

有馬者

人必先自處有餘。然後能應人之不足。先王祿以馭富士大夫皆得數馬以對。自易好行其德。若彼北門賦而仕切憂。心北由歌而役多鞅掌其于親戚朋友間可知矣。春秋末政以斯成或則不勝其富。或則草門圭竇是識。士之從大夫後者。大都有畜馬乘之名。而實不足以自給也。遑問及人。然則慷慨之難。不盡由于解推之吝。則于所致歎于有馬者夫。

小不忍

忍有兩等一以剛為義是柔忍一以斷為義是剛忍疏言山藪藏疾國君含垢小事不忍則亂大謀乃專主柔忍集註亦言匹夫之勇即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也其言婦人之仁則小乃煦煦孑孑意是兼主剛忍即婦人之愛人以姑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是也兼之為備

君子謀道不謀食

註深體大註一然字謂以事言憂以心言首尾二句相提東中二句分指兩等人作推宕非正意也一

謀食而未必得一不謀而終得之乃人事不齊之常而人情正唯餒在其中愈覺不謀之不可又惟祿在其中竊幸所謀之得兼君子則不然始終一心于道餒與祿俱非所計然其一轉是朱子體經至精微處惜訣認中二句作正說遂了未用是以直接而君子之不謀乃更精于謀矣今之作者多犯此病

知及之

此章十一之字皆以民言而點睛只一民字故易題糊疏此論居官臨民之道也又黃李充云夫知及以

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位以嚴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制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禮顏侍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去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語俱清切集註于涖之動之始言民而首節言此理應非泛說空理愚謂知及之猶言知周乎萬物知足以及民仁不能守民雖得民必失民如此則十一之字自一貫也

民之於仁也

疏載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于水火見有蹈水火之死未見蹈仁者也亦將爲一義案此蓋以兩死字一爲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死一爲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死也可借首句着㣲一遠字

道不同不相爲謀

欲定萬世相傳之道統常絕異端相似之說論世之所以綱維者道道之所以權衡者謀道之大原出于天傳于聖本無所謂不同其有不同則謀之者爲之

也。謀不同。而道似乎有異。然而道之所以同者自在。不可因所謀而紛之也。甘心于隱怪。馳念于高遠。于是乎謀與道歧。謀歧之中又相歧。君子于此。有祖之辨之而已。若與之謀。其不爲道之害幾何哉。雖然謀之爲言商確未定之詞。是非未明也。得失未判也。而不知天下無二道。勿論叛道者。不應與謀。即此調停于道與非道之間。而欲混不同以爲同。是又與于叛道之甚者也。可不慎哉。他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鄉愿德之賊。其說愈明。而子與氏闡發。不遺

餘力。其旨本此。此柏鄉魏相國之論。摘錄其大略

愚謂道實有不同處。不止如善惡邪正大分小人

異端之分。小人異端本不足以道言。豈有見爲不同。

而猶相爲謀。唯是君臣之道不同于父子之道。主恩

主義是也。朋友之道不同于兄弟之道。切切偲偲怡

怡是也。固有事處嫌疑兩可。彼此出入之閒。非不欲

竭忠而義不可輕與者。爲字去聲。代也。有徇人失已

之意。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而了門。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鄉鄰有鬭者。

雖閉戶可也。公羊傳曰。朋友相衞而不相迿。郎列字 迿先也

古之道也。如此推廣。當更周盡。

辭達而已矣

達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已矣者。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辭非不取富麗。富麗亦達之一事。所以飾意而時或晦蔽。故不以爲工。君子以達用辭。非于辭求達。當正其達之本于辭之先。

師冕見

禮迎客于門。毎門必讓。降等之客。則于門內。此俗工

卑秩而遍稱曰師又先有坐客則第侯諸階故紀從階始疏道猶禮也最是蓋禮無過不及

社稷之臣

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儔國之在邦域者多矣。白向爲莒人宿被宋遷。邾以進爵爲子。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邿取鄟取鄫。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顓臾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爲季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

遠人不服

此與上遠人。皆推開說。遠人不服。倘只有修文德。無譏武之理。何況近在邦域。故因責其外不能來遠。內

不能守邦，未用而字轉方折歸伐顓臾結也。

蕭牆

注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按爾雅牆謂之墉與屏謂之樹者異釋。蕭疑即所謂塗堅茨者。蕭牆猶言落籬，似不必如鄭說。今註用鄭而語又太簡。

十世五世三世

此通論天下得失，乃約略之辭，本不足繫定實數。前不當專據魯事。[illegible]注以魯自隱至昭公十世死于乾侯

季文子至桓五世爲陽虎所囚者當之猶云就其易見而言可也至謂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則虎之執國命未聞自其父祖虎乃及身而失之不足計世何有三也集註不取是也

五世四世

此則魯實專當以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若參看彼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正義曰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

語極明析。是時當昭公世。平子執政。故傳言三世。孔子言此。當定公時。桓子執政。爲陽虎所囚。而有三桓微矣之歎。四公加定。故言五。平子加桓。故言四也。安國注上章五世。謂自文至桓。連悼在內。宜也。及此章四世。言文武悼平。獨去桓子。則于微矣不切。朱子改爲武悼平桓。又獨去文子。則武子仕不及宣。又與公室五世不合。皆由不察于悼子之未嘗政逮。悼可除。文桓不可除也。近唯閻若璩論此事。引據精確。今說何書春秋疏錄之。

樂節禮樂

禮節樂和。並言節者。和不可無節也。有節有文。獨言節者。節所以成文也。故君子體禮樂之意。事必應乎禮樂之節。常有以節禮樂。無使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爲說其有餘。道人善。多賢友。所以勉其不足。

侍於君子有三愆

此言人不可以不親君子。惟侍於君子。而後見其愆亦不可掩。非一端如此。今與宵小常人處。則終日無愆矣。俞先生文真至言了義。講章不能到也。

困而學之

人惟困。然後知學。亦惟學然後知困。學未有不困者。不經辛苦。必無實獲。困乃我輩爲學必歷之境。但在不能困。只顧學。又其次也。極力鞭策。言其又爲學知之次。則亦猶是生知之又次。聖賢路上人。只有此三等。到得下。直無等之可言。

視聽

視聽與見聞。同而異。見聞者。物之來。視聽者。我之往。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言視聽

弗縱視聽也在乎養其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不言見聞非無見聞也在乎制其外故曰視思明聽思聰

首陽之下

首陽山諸說不一當以說文在遼西者近是孤竹國在遼西也是時義不食周粟而天下皆周土也幾無適而可者則唯有本國所在尚仍殷封之遺不失首邱之義歟吾故嘗謂河東蒲坂之注第可以當唐風采苓之首陽而于夷齊餓處不合至謂洛陽岐陽者益無足論集註只言山名是已

邦君之妻

此章語無繫屬。自當爲夫子所嘗論述。或因答問。記者追其節次耳。注。孔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名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是也。應補入集註。小童與左傳言在喪。王曰小童者。與同。亦從不見有稱之者。寡小君曲禮以爲夫人自稱于諸侯者。此足正其誤而禮疏不察也。

時其亡

經有彼經可爲此經註者，如孟子言陽貨事，即論語事註也，孟子是論述，故語詳，論語是記事，故文簡，然時其亡三字，何其渾融，孟子易以亦瞰，便露矣，小小處亦見升降不同，下記遇諸塗，遇豈可爲見，是孔子終不見陽貨也，而明人猶認與陽貨先豈得不見之語之爲實事，正文亦因集註欠的解耳，何不即援論語爲孟子註，

惠則足以使人

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非恩惠意舊解粗私恩小惠不足言仁也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物理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苟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如是則雖偷惰桀黠者無不樂爲之用矣故曰足以

匏瓜

注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滞一處案此所謂苦匏不材者也不食者人不食之也以其不中食故長懸在樹

也吾曰食物者可食之物也物有食物有用物以食喻用也今諺猶有好看不中吃之語以譏無用

六言

仁知六者皆口頭常語故曰言非訓美又古以一字爲一言故伏羲作十言之教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也消息今易無文見左傳疏

禮云樂云

有謂大註和敬二字不可入語氣中者謬也文以明經原爲發揮聖賢義蘊但不可墮訓詁窠臼耳豈有

明白正解不用反事含胡令人作啞謎猜之理

鄉原

鄉原即可以孟子爲正註不更註可也乃既有一鄉皆稱原人焉之文而集解載二說周日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何晏則又讀鄉爲向謂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皆不讀原如愿如周注則原乃揣摩之意原人猶云善揣摩人耳似亦可通但如此則萬章何難知其非而待再問朱子所以改從謹愿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亦于釋愿字近

也近熊氏解閹然句云閹然者疑于無陽也鄉原無丈夫之骨而有婦寺之心語更可補入孟子集註附記于此

道聽而塗說

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聞之于道路即于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爲有德者所棄也

矜

此矜言疾當與矜而不爭微別蓋矯情傲物一流

無言不言何言

無字渾淪不字覺得强制着迹以一何字點化之而無字妙藴全揭子貢度已默喻而退矣是即其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也何見其終不喻也

孺悲

公伯寮必非聖門弟子蓋史記有誤故集註節云魯人從張守節正義是也若孺悲之爲弟子禮雜記特書之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

趣麗於是乎傳則厥功不細矣嘗與館生談其所謂
不憾哉微示其意而已可喻者劉與不屑教誨同
科伊川指論爲過徒見史記家語幷譏其人而遂過
言之余子亦一例止稱爵人此則不如今余務學補
人弟子考之允也

宰我

疏譏繆協曰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
往以爲聖人無微言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
於夫子意在屈己以明道也可謂篤論與小司馬索

隱辨學我無與出常作亂之事均之有功聖賢後來
楊升菴更據李斯傳殺學子于庭之說斷其爲孔父
仇殺之倫蓋本之蘇子由今之僞防日去者辛子宗蒲名今
其墓在曲阜防山西衛孫家齊河 則稱學子于所縱于僞云

博弈

疏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後發之云云直說成教
人博弈集註所以特別言之其云圍棊稱弈者取落
弈之義博弈即絡繹字疋正詩言弈弈舊訓大之非
疏微以爲知者

注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疏禮[illegible]

世文章家大都不免此弊昌黎云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剽賊即此所謂徼而朱子訓以伺察二字尤摘盡巧偷豪奪情狀惟其善伺察故自以為知而豈知其為君子之所惡且居三惡之首哉

女子小人

疏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按文王后妃化洽宮闈正善養女子小人之法豈可以文母與女子較論則邢氏之唐突

聖賢也

惡

惡字好

讀包得去聲意重省已不在徇人

三仁

三仁事次第當以此經所記爲正實蓋去在先奴在後死又在後去與奴猶有冀幸一旦之心死則無可如何矣宋世家載箕比事于微子去前不如殷本紀之先微子去而後及箕比但箕亦足諫紂被奴本紀不言諫又載奴事于比干事後亦互有得失微子乃紂毋兄令相仍猶言庶兄衛呂覽之惑也書稱殷王元子明是帝乙之廢長立幼耳箕子蓋于其時爭之不得故有我舊云刻子之語而說者猶以立紂爲箕

于事益誕妄若微子無抱器歸周事則孔穎達已辨之學者所宜折中

三黜

柳下惠自是三次被黜如子文之三仕三已但其實無考耳釋文于彼三字不為音獨三思三黜云三息暫反集註因之其解三讓謂固遜則亦不作如字也選當皆如字為正三思下有再字此照益明

如之何其廢之

論語長何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十三字

一句讀。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十四字一句讀。彼舊讀夫字斷。自非今讀之字斷亦只可爲小頓耳。

朱張

獨闕謂朱張語。自是經有脫佚。論者皆非。

放言

隱居放言。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此解宜存。蓋即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也。所謂其默足以容也。若旣遭時廢棄。而好放大其辭。則將身之不保。復何權之能

中。謝氏謂其言多不合先王之法。甚欠體認。

我則異於是

此自道其竊比之意。非以異爲賢聖人亦逸民也。逸民亦各異也。何必同逸民有可有不可。故逸聖人無可無不可。猶是逸蓋時爲之有可有不可是逸民之正。無可無不可是聖人之大。則道爲之。

四飯

謂四飯。正見僭僭處。諸說多無謂。不言一飯者或曰蓋太師掌之。抑或時偶缺員或留不去。

八士

考證載陸紫經世驪珠曰左傳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于洛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宜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周書解云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注八士武王賢臣也則斷爲武王時人正非無據案陸氏說書多無謂惟此爲近是達适韻也突忽韻也夜夏韻也隨騧亦古韻支佳通也命名諧聲正以著其雙生之符伯仲叔季則後之字亦因而重之耳古人既冠

字以德字五十以次爲字

問友章

注友交當如子夏況交當如子張好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此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所以回觀物之明爲省身之察者切矣況云乎哉亦未見有過高也

博學而篤志

篤志志于行也此即中庸之擇善固執而以志攝行猶下句以問該辨未見不及乎力行學無不知行並進者博學二字領起下三層遞承學之已明者篤志行之未明者則切問之又近思之兩而字非平對

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耳。即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者也。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信而後諫

上言其民此何不言其君。諫非獨施于君也。

大德小德

正義曰。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

有術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則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

蘇子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洒埽應對進退而不急于道使其來者自盡于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艸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于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于洒

埽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
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此起此子夏所謂誣乎按
此論深切從史記評林錄出以廣集註所遺

仕學

大意重學上已仕者不可廢未仕者不可輕正義曰
此章勸學也

喪致乎哀而止

注孔曰毀不滅性此解而止二字意本無幾也

而亦何常師之有

師何可無常能自得師則亦不必有常也是故衆人
師聖人聖人師衆人
　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多見當如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注益疏我
之例彼是季孫于公還不親逆問又擅先取邑二事
皆慢君故傳言多注言益此是叔孫先言子貢賢于
仲尼又毀仲尼侮聖非一次故云多見其不知量明
此多字亦以訓益爲合而左傳服虔本以多作祇以
祇訓適孔疏有古人多祇同音之說邢氏因之遂謂

多得爲適。今註又因之。然卽多與祗可同音。何必同義。服杜自各隨文立解耳。今左傳之作祗見疏。不知何時誤改。杜從服而注自不誤。亦讀者所宜知

所謂

凡古故曰此謂所謂等。皆引古作證之詞。此所謂立之以下六句註當云者古語而子貢述之也。特記錄有遺耳。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言當常念四海之困窮、以保天祿于永終、皆就中中事上句、門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下句、即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終之吉有終也、詩以永終譽、是已孔安國書傳、不可易也、成注亦合、惟解困窮非耳、一說兩句一戒一勉、亦通譬說詩之

曰予小子履

當依集註、補湯字于曰上、讀之如堯曰、例湯字脫耳鄭康成唯不知此、遂誤述上爲舜命禹事、

雖有周親四句

文承有大賚下，與下三節皆爲周既代商有天下後事，此雖出太誓，不必依太誓文解，故孔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與其書傳，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絕異，一從本事本文，一從隨背取義，邢疏謂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詞，此汎記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者，得之，集註始專取書傳耳，然未嘗言注之非，固未見其不可用，而世之好議古文尚書者，必挑

此註以攻孔傳之出兩手又徒見其不達矣少仁人據孔疏云多惡不如少善語雖有味蓋猶之則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謂今書注疏本猶上句作多下句作少困學紀聞引傳亦作少邢疏引之始誤少爲多而朱子因之遂有疑少爲誤字者並非並誤乎書說中

論權量

五方之風氣不齊土俗異尙莫如權量非特南北東西相距遠者往往一鄉一市之近而彼此判然有斷

不能畫一之勢其實亦各有其贏縮比校不至公行欺淵不必瑣屑皆繩以官而畫一之也强畫一之轉多不便矣故不如虞書之言同而曰謹謹亦如今部頒斗斛丈尺第使出納之在官者皆有常式而無參差因以一民志杜巧僞則亦齊不齊之一道此王政所以無苟且而尤異于迂濶也閩舊有延古禁革天下私斗秤小數錢買者部議以其迂而擬罷之彼亦坐讀書欠攜記歟

審法度

法度，似當以刑法言。審，即所謂其審克之者。去其太甚，舉其不及，皆爲懲紂之亂而設。讀康誥諸篇盡之。立政亦兢兢于庶獄庶慎，皆言審也。時未及作禮樂。集註則兼統周官經言之。

廢官

廢官，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集註闕。

民食喪祭

舊作因平，不主武成。疏言帝王所行有此四事。

寬則得衆節

自謹權量至此。舊皆以爲總明帝王所行。集註始分之。是。愚意此四句。即當主周說。不用總束。亦無不可。故下因繼以問政章。明示以聖人道法治法統承先王之意。末又終以知命章。聖人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全。卒不得政。而爲之。亦惟以其知命者立人極。傳其言以教萬世而已矣。

君子惠而不費

君子之道費。君子之政不費。非不費也。不見其爲費

也君子舉天下之飲食男女一一爲其大以及其細務所先以及所後備極經綸之務則費心力猶虞其有未逮也時而水旱之賑救春秋之補助皆出上所有以與民則費財用然而君子之心固以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凡吾所以爲斯民勤者皆吾本分之事非有加于分外也何費之有上所有皆下所供也吾第就民所以與吾者爲之附綴備急挹彼而注茲焉非有損于分內也何費之有然而民則共戴君子之惠于無窮矣然而民亦相忘君子之費于不

知矣。嗚呼。此惟堯舜有之。惟孔子言之。

出納之吝

出有吝。納何吝。納不厭其盈。出不厭其縮。是出之中有納焉。故得連言納也。出故爲難。納亦必爲難。使人不勝其守候煩苦。而後惟吾是聽焉。故得並言吝也。然則有司亦千古一轍歟。

命

命。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皆必知之。而後能守之。然亦利害似專主氣數。而義理在其中。勿漏洩云爾

雖平列知禮知言皆知命為君子事

自堯曰下裁三章爲一篇特爲全經大結所謂記者

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也集註載楊氏尹氏

說皆正而確四書近指言聖人之訓無非是學誠者

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即所以盡人合天

也魯論二十篇無一不可會通學而時習一語足盡

孔門教法而曾子子思孟子得之亦爲論也但必逐

篇逐章逐學字爲可省耳愚謂聖人之教人學無

非學爲君子故首勉之曰不亦君子乎終戒之曰無

以爲君子。蓋記者之意存焉。朱子亦言之。文獻通考。

以論語。始于不慍。終于知命。蓋君子。儒。其知言哉。